

远征太平洋



庄杰孝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LT0610050545X



J247.5
4039

庄杰孝

远征太平洋



责任编辑:严麟书

封面设计:武圣凯 邵秉坤

远征太平洋

庄杰孝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)

浙江公安专科学校印刷
学校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125 插页 2 字数 280000 印数 0001 1500

1997年12月第1版

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1031-1/I·950

定价:13.50元

春夜的海，依旧充满玄机。在海幽深的底部，有两股无声的暗流，像一对潜水男女。男性的躯干粗大而健壮，直通通地冲游，带着野性和强悍；女性的身材似细柳，柔姿雅态中有着风情万种。双方并肩漂流，相互一碰，溅起的水花顷刻便似玉菊怒放。

自东南洋面而来的季风，时而和暖，时而又阴冷。载着讨海郎余舵柄和渔家女白柔的舢板，随着时缓时急的夜风，正向着夜海深处飘游。

细浪起伏如夜的呼吸，东海神美的景致此刻正和白柔的心海璧合。在舢板的四周，涟漪像细细的弯弯的丝儿，和和顺顺地荡漾，那鳞鱼鳞一般的水面，变幻着让她着迷的色泽，闪烁出各色光芒。她亲手放入海里的一盏盏小水灯，正慢慢漂远，恰似一颗颗夜海里游荡的星。这小水灯由灰黄色的“火棉纸”糊成，形状像只小海碗，“碗”里卧着玉白的灯芯，灯芯蘸满浊黄的菜油，燃着抖动的火苗。一盏小水灯就是一颗小星星。此刻，漂在这片海域里的千百盏小水灯，犹如满天星斗，闪烁在白柔的心海里。

古往今来，位处太平洋西侧的中国东海，摇橹船、风帆船

甚至机帆船，都难挡狂风恶浪。汹涌澎湃的海面，好似漂满了落海者的鬼魂。渔家自古传说，落海者的鬼魂平时被海龙王囚禁着，每当讨海人出港征伐远洋时，小鬼们会争先恐后地涌出来，在海里兴风卷帆、掀浪翻船，寻找替死鬼。讨海人每逢出征远洋前总要举行放水灯仪式，他们相信，奇异的水灯能够把水鬼的魂魄载在灯船上，使这些讨海人的灵魂免受浸浴咸水的苦难，鬼魂们感谢阳世兄弟姐妹的恩德，不但不会跟踪远征船降灾布祸，而且还会在幽冥中保佑征伐远洋的人们，使他们安全讨海。

这几年，近海鱼虾资源锐减，刚刚走上富裕道路的渔家又开始为将来的生活犯愁。在位于东海南涯的洞岛县，当地政府打破传统的渔业生产格局，招募东南沿海一带的大马力、大吨位远洋渔轮，组织了一支远征太平洋大船队。世代代都在近海捕鱼的东海讨海人，这回要驾船出国，行遍浩瀚的太平洋，干一番前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业了。他们把丰收的期望寄托在千万海里以外的远方，他们要在那遥远又陌生的水域一展雄姿，要把捕获的鱼虾，换成钱带回来，用它来兴办大规模的海洋养殖业，建设花园式的新渔村。今晚的放水灯活动，就是父老乡亲们为远征太平洋的大船队举行的。

放水灯活动规定，必须从百条渔船干座渔屋中，选出一位最英武的讨海郎和一位美丽的咸水女，让他俩共驾一叶扁舟离开风港湾，率先进入深水洋，沿途投放吉祥的水灯，意在让这对渔家男女去引导溺死鬼的雌雄魂跟着他们游向外海，这样，折桅飞帆的灾难也就随之远离大船队了。余舵柄和白柔，就是被选中来投放水灯的。

在他俩身后的近海，在靠着千百条渔船的洞岛周围，也已到了千百人共放水灯的吉时良辰。一时间，万顷海面竟成了一

座灯市。

讨海郎余舵柄站在舵位上，舒心自在地摇着木橹。小舢板像木片儿，在春夜时明时晦的水天飘飘荡荡。

卧在船舷上放水灯的白柔，透过被灯光映得通明的水帘，看到一片神美的浅海底。那两股从远海来的暗流，奔到舢板底下时，竟然渐渐地靠拢了。而双流汇合的下边，是一处奇特的海床。床底平平坦坦，床面铺着异色的贝壳，有半月形的血蚌贝，形若半瓣儿的牡丹，红彩泛泛；有圆圆的花蛤，弧形的贝壳缀满玉斑碧纹，似一小朵一小朵的五色花；有椭圆形的雪贝，那形体像冰玉雕刻成的，无瑕的纯色，光彩熠熠；有奇形怪态的翡翠贝壳，或呈秋菊形，或呈梅朵形，或呈春兰形，或呈夏花形……由于海水的运动，形形色色的贝壳，竟排列成了孔雀开屏的图案，拥拥挤挤，花花艳艳，像无数奇花异草铺在海床上。

讨海人把人形的海流称为海幽灵。尤其是通体泛白的美人形的海幽灵，被别妻旷久闯荡远洋的咸水汉遇到时，每每成为欢闹取乐的对象。

白柔和余舵柄居住在相距一百海里的两座海岛上，原本互不相识。这次白柔的老阿爸白海心应召驾船加入远征大船队，白柔跟着父亲来到了洞岛的渔港，这才头一回与余舵柄走到了一起。

从出海放灯开始，白柔就不时地偷看着余舵柄。她不了解他的性格，只是被他的出格的外貌吸引着。余舵柄留着乱蓬蓬的黑发，像大半年没有梳洗一样，那棱角分明的方脸，像利刃雕刻出来似的。这形态，引得白柔禁不住抿嘴微笑。

白柔想：这讨海人的父母替他起了容易养大的名字，爱逗趣的渔家又根据谐音叫他斜舵柄。他难道真像船屁股的舵柄斜斜地插进海里，是个歪角色？他可是年轻的船艄公。船艄公在

讨海人中最受人尊敬的职务，怎么会是个歪角色？他真像是裹在海雾里，让人看不清面目。

白柔越觉得迷惑，越想观察余舵柄。不知怎的，她每看一下余舵柄，心便像水灯里的火苗，突地跳一下。最后，她忽然意识到什么，羞怯地转过发热的脸。

挺身摇橹的余舵柄无意中一低头，看到白柔的手在舷外做着放水灯的动作，却没有将水灯放进海里。他被逗乐了，手掌无节奏地拍打着舢板的舷帮，豪放的笑声把脚底的舢板震得一跳一跳，浮海的水灯，也随着一晃一晃，整个海面，浪腾波激，灯跳火摇。

在余舵柄的笑声中，白柔的微红的脸儿深深地往下扎去，眼看要扎进海里了。

低俯着脸的白柔突然间看到，周围的海底来了一群幽魂似的海兽，时隐时现，来回游弋。

白柔弄懵了：天爷，这是什么？这群怪里怪状的海兽，难道是放水灯的古俗显像，是被溺海者的鬼魂赶出来的吗？

一种不祥的预感似深秋的潮汐，冷冷地漫进白柔的心海……

数海里外的浅水区，几条舢板沿着通往深海的航道放着水灯。

白海心作为即将远征的一号船生产艄公，亲自率领舢板队参加放水灯活动。

老艄公满头花白的须发，任海风微微拂动，宽坦坦的额面，黑里透红。此刻，他的眼眸中央正映出水灯那跃动的火苗，额上、脸上的道道皱纹，掩不住他内心的豪迈。

在多少年沐风浴浪的漂海生涯中，白海心曾驾船犁遍东海

的角角落落，甚至还有过闯荡太平洋的经历。他知道，即将进行的远征，是中国的大船队第一次真正深入大洋，这将是一场出生入死的冒险，也是东海渔汉子们一次划时代的征伐。

无论是在平静安详的时候，还是威烈暴怒的当口，太平洋始终是富饶的宝库。那白茫茫的海峡渔场，米粒状的七星鱼多如密云细雨，引得白练似的带鱼成群结队地前来吞食；黄灿灿的沙底渔场，金鳞圆腹的雌黄鱼尾鳍扇打着海底沙丘，产出一串串鱼子，大群的雄黄鱼欢蹦乱跳地为产子生育歌舞；而清澈的静水渔场则栖息着众多的花斑鱼，金圈似的黄唇，赭红的、紫蓝的、橙黄的、翠碧的、紫青的花鳞张合着，状若一簇簇鲜花……

汤汤汪洋，沸沸波涛，数十艘远征船将列队前进，连成一条劈波斩浪的闯海龙。

海心艄公激情飞扬地畅想着远征大洋的场景，他周围几条舢板上的人们已将更多的水灯放入夜海。

舢板队的后边，以洞岛为中心的群岛浮在家乡海上。岛屿上成群结队的渔家男女聚集在礁岸上、渔船旁、港湾里。人们全都做着一样的事情：把水灯轻轻地摆在水面，任其向外洋自由浮荡。成千上万盏水灯在辽阔无边的海上随风飘荡。

星光璀璨，灯花烂漫。

放灯男女面对壮丽的夜景，发出纵情的欢声。这一派无边的灿烂，是无数讨海人求索的心灯的聚合。

白柔发现的那群海兽潜近了，它们晃动着暗色的背影，依次浮出水面。有头海兽将硕长的身体向上弯成弓形，顶着舢板的底部拱了起来。舢板像一只海碗，不紧不慢地倒扣在水面。余舵柄和白柔的身体在空中晃了几下，掉落在了海里。和缓的浪，

似怒放的梨花，迅即将他俩覆盖。

周围的海兽舞动前肢做着鼓掌的动作，像要和这一对落海者一同来一段歌舞。海兽们黑背白腹的身影如梭穿行，把偌大的海域搅得一派混浊。

余舵柄下意识地划动四肢向上蹿，一个猛子便冲出了水面。他焦急地向四周环顾，寻找同时落海的白柔。

十米开外的水面，一朵光彩耀眼的水花里，白柔在浪花丛中手脚乱舞地挣扎着。她的前方有头数米长的海兽扭腰舞腕地浮出海面，东拐西弯地向她游去。这条海兽好大，一溜身体长过木橹，一圈腰身粗如渔桶，四肢和尾巴都呈蹼状，同时扇海的时候，飞出五道白浪。黑油油的背脊，狼狗状的头部，从小生长在海边的白柔竟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家伙。

这是生长在太平洋北部海域的海狗，不知怎的，现在也来到了位处太平洋西侧的东海。海狗属海洋哺乳动物，四肢短而有鳍，趾间有蹼，尾巴短小，背部呈深黑色或紫色，东海边有见识的老渔汉们称之为鳁肭兽，余舵柄因远洋阅历尚浅，还不了解它们的习性，今天冷不丁地碰到，可谓是一场遭遇战。

一股雪水状的海流从余舵柄身后涌来，余舵柄借着这海流的冲力，挥臂侧身游到了白柔身边。他将白柔挡在身后，敞开宽阔的胸腹，用自己的身躯阻挡这头正冲向白柔的鳁肭兽。

这头体形较大的鳁肭兽似乎并没将余舵柄放在眼里，它慢慢地围着余舵柄转了半圈，继而又钻入水中，将软软的狗鼻子插到余舵柄身下，再缓缓地翘起来，像猪鼻子似地一拱。拱得那么悠慢，却有着强大的力。余舵柄挥手舞脚地浮起来，飞鳐似地脱离水面，跌落在五米开外的海里。

这头拱撞余舵柄的海兽，似乎重新又变得温柔起来，它侧转着头贴近白柔，尖嘴儿抵近白柔的鲜嫩的皮肤，馋舌儿一舔

一舔，惹得白柔似哭似笑地大喊。

余舵柄再次侧身斜游，加速接近白柔。然而，谁料想另一头体形相仿的鳐鳐兽在前边浮了出来，以大船横港的态势拦住了他。余舵柄向上一跃，整个儿趴在鳐鳐兽的背部，伸出手指就要戳它的双眼。鳐鳐兽来了个横向翻滚，黑背朝下白腹向天，使余舵柄刚刚落在它的胸腹上。它似乎还想与余舵柄嬉耍一番，竟似哄孩子一般，挥动前肢轻轻地拍着趴在怀里的余舵柄。

余舵柄想到命若悬丝的白柔，心里一阵发狠，他手脚并用地一蹬，身体弹飞起来，刚好掉在白柔身边。

先前那头鳐鳐兽分明觉得白柔已是到嘴的香鱼，它并不急于进攻，而是围着白柔戏弄，并不时贴上来在白柔身上东蹭一下，西舔一下。

余舵柄伸手把白柔夹在腋下，用身体隔开了鳐鳐兽，抡起右臂挥拳便打。

那条放水灯的舢板早就无影无踪了，但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座孤峰独踞的小岛。

余舵柄看到的，是他和白柔放水灯的终点——斧头岛，也是东海离陆地最远的荒岛。

余舵柄一阵振奋，拖着被海兽作弄得筋疲力尽的白柔，向斧头岛游去。

两头鳐鳐兽见余舵柄拖着白柔游水，显得更加兴奋。它俩双双尾追上来，又在他们的身边表演出各种姿态：一会儿似渔桶直竖，一会儿像箭鱼横冲，一会儿又如涡流般盘旋。

今晚可真有些怪，鳐鳐兽不袭人，却专爱找人嬉闹，余舵柄感到自己真是见鬼了。然而嬉闹归嬉闹，对余舵柄和白柔来说却不是好玩的，人毕竟不是水中动物，在这茫茫大海中是撑不了多久的。

余舵柄怒骂了一句，加速向斧头岛游去。

两头鳐鳐兽也游近斧头岛，它们没有挨近余舵柄和白柔，而是上半身爬上灰不溜秋的礁岸，下半身浸在海浪里，两具狗脑袋左旋右转，看着余舵柄和白柔爬上礁岸。

“禽……怪！”余舵柄被鳐鳐兽逗得稀里糊涂，他一屁股坐在地面上，看了看软瘫瘫地倒在旁边的白柔，忙噤住了声音，没把“禽她娘的”四个字骂完。

风呜呜，疏疏密密的云在飘飞，如水的月华明明灭灭，倒映在水里的海空似一个巨大的万花筒，扑朔迷离。

春天的夜气也冷了，余舵柄感到了一丝寒意。他又转过脸去，瞧了瞧躺在礁岸上的白柔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。他发现那头大一点的鳐鳐兽四肢撑地，肥臀扭动，已悄无声息地到了白柔的身旁，正伸着舌头欲朝白柔脸上舔去。余舵柄像脚底装了弹簧般蹦跳起来，以海鸥击水之势，整个儿扑在了白柔身上。

一直闭眼休息的白柔，分明被余舵柄的举动惊呆了，她在底下无力地挣扎着，同时含着哭腔喊道：“舵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，你这个斜舵柄，歪舵柄！”

余舵柄被白柔责骂得满脸彤红，尽管事出有因，但他仍觉得自己的行为过于唐突。鳐鳐兽的鼻息已喷到了他的后脑，要解释也来不及了。余舵柄于是身子一滚，双臂紧抱住那头海兽猛地一使劲，竟和鳐鳐兽一同滚下海去。

白柔坐起身来，立即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，她伸长脖子向海面望去，发现余舵柄正与两头鳐鳐兽一起在水中打转转，形势十分危急。

这种稀里古怪的鳐鳐兽，大多生活在北方的白令海峡一带，很少来到中国东海。它们平时凶狂得很，能够生吞小鲨鱼。只有到春天发情的时候，它们才变得温顺，喜欢找落海的男女嬉

耍。现在，这两头鳐兽发觉余舵柄像是个能玩得起的角色，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，更为狂热地逗弄着余舵柄。

白柔深悔刚才错怪了余舵柄，情急之中，也向着大海冲了两步，打算纵身跃入水中。然而，她忽然发现，脚下的海水中又有十几头鳐兽已游到岸边，正欲从礁石下爬上来。

水中，余舵柄也发现了众多鳐兽正欲围攻岛上的情景，连忙调转身向礁岸边游来。那两头玩得正开心的鳐兽一见他要逃走，那里肯依，它们一前一后将余舵柄围住，挥动前肢将海水劈头盖脸地掀到他的身上。最后，它们中的一头鳐兽干脆在余舵柄身边一滚，用前肢将余舵柄整个儿抱住。两头鳐兽为了不让余舵柄上岛，竟然干脆携着他向远海游去。那群本欲上岛的海兽见此情形，竟也一头头转身尾追而行，像是要去瞧个热闹。

“舵哥——”

白柔对着茫茫大海发出了绝望的喊声。她沿着乱石垒垒的海岸，声嘶力竭地喊着跑着。她的黑皮鞋已落在海里，尖锥状的藤壶壳划破肉色的丝袜，硬生生地戳入她的脚板，血色鲜明的脚印排成两行，在岛上伸展着。

夜海深处，正如讨海人的行话所说的“网起来了”。雾气像一张大网，把夜海罩在一片混沌之中。

海暴即将横扫斧头岛海面了！

白柔在岸边找不到余舵柄，憋住了一股猛劲，向斧头岛巅顶冲去。那斧头岛状若倒竖的太平斧，山巅如锋利的斧刃，几近垂直的岛坡险峻如削，行兽难爬，飞鸟不栖。弓腰攀登的白柔，抬起冷汗淋漓的脸，头顶“砰”地撞中凌空悬挂的危岩，摸了摸，头发里已凸起一个大大的血包。她扭摆着迎风弯曲的腰肢继续前进，面临一爿直竖的土崖。她往突出崖而的巨石跳去，

脚底刚落下，巨石轰地翻落下来，连着倒塌的土石，一路滚进大海。茫然失措之间，白柔一屁股摔进巨石留下的土墩上，上身摇曳欲坠，差点伴着巨石滚落海涯。她稍稍停顿片刻，喘了几口气，又攀着野藤，一口气攀上狭窄如刀刃的峰巅。

渺渺远海这会儿已变得轮廓清晰起来，洋面上出现了罕见的灰姑浪。传说一个叫灰姑的渔妇，丈夫陷进海暴，她从望夫礁上投身大海，每当风暴快降临时，她预先兴风作浪，招引讨海郎们回港避风。殊不知她掀起的恶浪，往往把抢先回港的避风船卷翻了。讨海人把灰姑浪看成凶兆。那灰姑浪，从暗流的海底哗地喷出来，成巨大的蘑菇状，向高远的天际隆隆升腾，下边是粗壮的水柱，顶部是圆形的水冠，冠顶飞出的灰茫茫的水汽，像灰姑的散乱的头发漫空飞扬。

远海的灰姑浪在爆炸，白柔的心也在爆炸。舵哥啊，你会不会漂入浪区，葬身海底？

白柔突然发现，斧头岛南侧小沙滩上，炫目的舔沙浪里翻动着一条形似人体的东西。她认定那便是舵哥，一时竟忘了脚下是个陡坡，刚起步飞跑便向前摔了个跟斗，身子随着坡上的细石一路翻滚而下，最后重重地砸在一块岩石上。白柔浑身上下已有多处汨汨滴血的伤口，眼前则金星乱冒。她挣扎着站起来，又踉跄着向那片沙滩走去。她一头冲进沙滩外沿的浅水里，抱起那人形的物件，一看，竟是一根断了的舵柄！难道这预示着 he 像舵柄一样折断了？白柔心头一惊，跪倒在汹涌的海浪里。

远方的太平洋，夜的色调越来越浓烈。

近处的家乡海，灯光水彩越来越耀眼。

放水灯的人们大多散去了，只剩下海心髻公的舢板继续向

外海漂游。

海心髻公久久地望着空蒙的夜海，开始为女儿白柔担心。这么久了，仍不见白柔乘的舢板回港，这神出鬼没的大海，是否使阿梅^①们出了事故？不，应该不会的，凭余舵柄髻公的技术，遇到天翻地覆的海难都能潇潇洒洒地进出，决不会在这种细波微浪里出事。她俩到底去哪里了呢？

放水灯前渔哥们的玩笑声又在海心髻公耳畔响起：“海心髻公，那么个娇娃女儿跟余舵柄出海你就放心？说不准那根斜舵柄会插进白柔身体呢！”

海心髻公心想：不管是什么缘故，总得要找到他俩。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划桨速度，向斧头岛水域划去。

几个小时后，舢板到达斧头岛沙滩。

海心髻公抬头向前望去，只见女儿白柔像搁浅瘫痪的柔鱼，无力地扭动着向他招手。

“阿爸，舵哥被瘟朥兽抱走了！”

海心髻公抱起女儿，走向舢板，听着女儿叙述详情。当他听清余舵柄的遭遇后，不由仰脸望着雾茫茫浪腾腾的远海，咬紧的牙帮迸出了一个字：“找！”

一更天，海暴放屁生烟。

二更天，浪舌舔船臀。

三更天，风像海鬼哭老娘。

四更天，水山高过桅尖。

五更天，风浪卷塌天。

海心髻公驾驶舢板在风浪中跌宕起伏，他整整找了大半夜，依旧没有发现余舵柄的踪影。

^① 阿梅，是老一辈对后代的爱称。

白柔哭红了双眼。

海况一更变一样，扁舟难斗卷天浪。海心髯公只得把舢板驶回洞岛港湾，漂向自己的洞渔一号渔轮。

停泊在港湾里的，是远征太平洋大船队的五十艘渔轮。这批渔轮来自江苏、浙江、福建三省，体形雄壮，外壳坚固，马力强大，桅尖红旗猎猎，舱面大网遮天，全身漆色鲜明。

洞渔一号船舱面，聚集着前来参加会议的艄公们。全船队五十条渔轮，每十条船为一支分船队，选出海心、路顺、余舵柄、殷洋、阿雄为分船队带头船艄公，五位艄公组成大船队队委会。海心是一号船艄公，又是渔村的老支书、老村长，被大伙公推为召集人。他在此前已召集过几次队委会，研究征伐远洋的各项准备事项，确定太平洋航线。今天是远征前的最后一次队委扩大会，大伙等候海心艄公前来主持会议，以便从五位分船队带头船艄公中选出大船队总带头船艄公。具体的方法是，每位分船队带头船艄公提出各自承包大船队的经济分配方案，谁的承包方案获得多数人认可，谁就当选为总承包人，也就是大船队总艄公。

渔汛一刻值千金。近段时间渔汛消息频频传来，在太平洋中部渔场的各国各地区放网船已连续获得高产。远征大船队各船艄公心急如焚，他们计划在选出总艄公后立即行动，趁着顺风顺流，挥师南下。

洞渔三号船的路顺髡公，是个年轻人，担任过渔村副村长。他看看一号船海心髡公还没有到会，细长的个儿，在髡公中穿梭着，窄脸儿被笑容挂得更长了，招呼道：“各位髡公，大伙安心等一下，海心老髡公啊，是个说四更出海不五更吹螺的人，他会按时到场主持会议的。”

洞渔九号船髡公叫殷洋，年近三十，长着黑蓬蓬的络腮胡，眼缝眯着笑容，喉口发出粗犷的声音，喊着路顺髡公的绰号：“顺风旗，既是海心髡公来掌会议的舵，你现在先显山露水，是不是想占舵位？”

熟悉情况的人们都知道，闽海人嘴巴臭，都喜欢替别人取绰号，路顺髡公叫顺风旗，殷洋髡公叫黑白鳗。路顺髡公和殷洋髡公，两个人物两样外形，内心都像海渊，深深沉沉，让人难看透。

路顺髡公听殷洋说完，连忙应道：“殷洋髡公说得对，应该根据殷洋髡公的话办，海心髡公是公推的主持人，我们静候老髡公来掌会议的舵。”

殷洋似笑非笑地纠正道：“谁掌那条船的舵，已有定数。至于总带头船的舵，要看谁有真本事，才能定夺呢。众位讨海兄弟，根据现今的政策，我们五位分船队带头船髡公，人人都有资格竞争总髡公的位置，是不是？”

一些髡公赞同道：“对，谁提出的政策，合大伙的口味，我们就听谁的渔令。”

髡公们正在等候海心髡公，洞渔一号船的放网髡公潮水叔，拎着一一些涂满红粉的猪头，从埠头下船。

殷洋髡公闲着无事，用话搭讪：“潮水叔，你买了那么多猪头，是祭天公，还是敬海神？”